

第三十七回 司馬徽再薦名士 劉玄德三顧草廬

卻說徐庶趨程赴許昌。曹操知徐庶已到，遂命荀彧、程昱等一班謀士往迎之。

庶入相府拜見曹操。操曰：「公乃高明之士，何故屈身而事劉備乎？」

庶曰：「某

幼逃難，流落江湖，偶至新野，遂與玄德交厚，老母在此，幸蒙慈念，不勝愧感。

」操曰：「公今至此，正可晨昏侍奉令堂，吾亦得聽清誨矣。」庶拜謝而出。急往

見其母，泣拜於堂下。母大驚曰：「汝何故至此？」庶曰：「近於新野事劉豫州；

因得母書，故星夜至此。」徐母勃然大怒，拍案罵曰：「辱子飄蕩江湖數年，吾以

為汝學業有進，何其反不如初也！汝既讀書，須知忠孝不能兩全。豈不識曹操欺君

罔上之賊？劉玄德仁義佈於四海，況又漢室之胄，汝既事之，得其主矣，今憑一紙

偽書，更不詳察，遂棄明投暗，自取惡名，真愚夫也！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！汝玷

辱祖宗，空生於天地間耳！」罵得徐庶拜伏於地，不敢仰視，母自轉入屏風後去了

。少頃，家人出報曰：「老夫人自縊於梁間。」徐庶慌入救時，母氣已絕。後人有

《徐母贊》曰：「賢哉徐母，流芳千古；守節無虧，於家有補；教子多方，處身自

苦；氣若丘山，義出肺腑；贊美豫州，毀觸魏武；不畏鼎鑊，不懼刀斧；唯恐後嗣

，玷辱先祖。伏劍同流，斷機堪伍；生得其名，死得其所；賢哉徐母，流芳千古！

」徐庶見母已死，哭絕於地，良久方蘇。曹操使人繼禮弔問，又親往祭奠。徐庶葬

母柩於許昌之南原，居喪守墓。凡曹操所賜，庶俱不受。時操欲商議南征。荀彧諫

曰：「天寒未可用兵；姑待春暖，方可長驅大進。」操從之，乃引漳河之水作一池

，名玄武池，於內教練水軍，準備南征。

卻說玄德正安排禮物，欲往隆中謁諸葛亮，忽人報：「門外有一先生，峨冠博帶，道貌非常，特來相探。」玄德曰：「此莫非即孔明否？」遂整衣出迎。視之，乃司馬徽也。玄德大喜，請入後堂高坐，拜問曰：「備自別仙顏，因軍務倥傯，有失拜訪。今得光降，大慰仰慕之私。」徽曰：「聞徐元直在此，特來一會。」玄德曰：「近因曹操囚其母，似母遣人馳書，喚回許昌去矣。」徽曰：「此中曹操之計矣！吾素聞徐母最賢，雖為操所囚，必不肯馳書召其子；此書必詐也。元直不去，其母尚存；今若去，母必死矣！」玄德驚問其故，徽曰：「徐母高義，必羞見其子也。」玄德曰：「元直臨行，薦南陽諸葛亮，其人若何？」徽笑曰：「元直欲去，自去便了，何又惹他出來嘔心血也？」玄德曰：「先生何出此言？」徽曰：「孔明與博陵崔州平、潁川石廣元、汝南孟公威與徐元直四人為密友。此四人務於精純，惟孔明獨觀其大略。嘗抱膝長吟，而指四人曰：「公等仕進可至刺史、郡守。眾問孔明之志若何，孔明但笑而不答。每常自比管仲、樂毅，其才不可量也。」玄德曰：「何潁川之多賢乎！」徽曰：「昔有殷墟善觀天文，嘗謂群星聚於潁分，其地必多賢士。」時雲長在側曰：「某聞管仲、樂毅乃春秋、戰國名人，功蓋寰宇；孔明自比此二人，毋乃太過？」徽笑曰：「以吾觀之，不當比此二人；我欲另以二人出之。」雲長問：「那二人？」徽曰：「可比興周八百年之姜子牙、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也。」眾皆愕然。徽下階相辭欲行，玄德留之不住。徽出門仰天大笑曰：「臥龍雖得其主，不得其時，惜哉！」

言罷，飄然而去。玄德歎曰：「真隱居賢士也！」

次日，玄德同關、張並從人等來隆中。遙望山畔數人，荷鋤耕於田間，而作歌曰：「蒼天如圓蓋，陸地似棋局；世人黑白分，往來爭榮辱；榮者自安安，辱者定碌碌。南陽有隱居，高眠臥不足！」玄德聞歌，勒馬喚農夫問曰：「此歌何人所作？」答曰：「乃臥龍先生所作也。」玄德曰：「臥龍先生住何處？」農夫曰：「自此山之南，一帶高岡，乃臥龍岡也。岡前疏林內茅廬中，即諸葛先生高臥之地。」玄德謝之，策馬前行。不數里，遙望臥龍岡，果然清景異常。後人有古風一篇，單道臥龍居處。詩曰：「襄陽城西二十里，一帶高岡枕流水；高岡屈曲壓雲根，流水潺潺飛石髓；勢若困龍石上蟠，形如單鳳松陰裡；柴門半掩閉茅廬，中有高人臥不起。修竹交加列翠屏，四時籬落野花馨；床頭堆積皆黃卷，座上往來無白丁；叩戶蒼猿時獻果，守門老鶴夜聽經；囊裡名琴藏古錦，壁間寶劍掛七星。廬中先生獨幽雅，閒來親自勤耕稼；專待春雷驚夢迴，一聲長嘯安天下。」

玄德來到莊前，下馬親叩柴門，一童出問。玄德曰：「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皇叔劉備，特來拜見先生。」童子曰：「我記不得許多名字。」玄德曰：「你只說劉備來訪。」童子曰：「先生今早少出。」玄德曰：「何處去了？」童子曰：「蹤跡不定，不知何處去了。」玄德曰：「幾時歸？」童子曰：「歸期亦不定，或三五日，或十數日。」玄德惆悵不已。張飛曰：「既不見，自歸去罷了。」玄德曰：「且待片時。」雲長曰：「不如且歸，再使人來探聽。」玄德從其言，囑付童子：「如先生回，可言劉備拜訪。」

遂上馬，行數里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，果然山不高而秀雅，水不深而澄清；地

不廣而平坦，林不大而茂盛；猿鶴相親，松篁交翠。觀之不已，忽見一人，容貌軒昂，丰姿俊爽，頭戴逍遙巾，身穿皂布袍，杖藜從山僻小路而來。玄德曰：「此必臥龍先生也！」急下馬向前施禮，問曰：「先生非臥龍否？」其人曰：「將軍是誰？」玄德曰：「劉備也。」其人曰：「吾非孔明，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也。」玄德曰：「久聞大名，幸得相遇。乞即席地權坐，請教一言。」二人對坐於林間石上，關、張侍立於側。州平曰：「將軍何故欲見孔明？」玄德曰：「方今天下大亂，四方雲擾，欲見孔明，求安邦定國之策耳。」州平笑曰：「公以定亂為主，雖是仁心，但自古以來，治亂無常。自高祖斬蛇起義，誅無道秦，是由亂而入治也；至哀、平之世二百年，太平日久，王莽篡逆，又由治而入亂；光武中興，重整基業，復由亂而入治；至今二百年，民安已久，故干戈又復四起：此正由治入亂之時，未可猝定也。將軍欲使孔明斡旋天地，補綴乾坤，恐不易為，徒費心力耳。豈不聞順天者逸，逆天者勞；數之所在，理不得而奪之；命之所在，人不得而強之乎？」玄德曰：「先生所言，誠為高見。但備身為漢胄，合當匡扶漢室，何敢委之數與命？」州平曰：「山野之夫，不足與論天下事，適承明問，故妄言之。」玄德曰：「蒙先生見教。但不知孔明往何處去了？」州平曰：「吾亦欲訪之，正不知其何往。」玄德曰：「請先生同至敝縣，若何？」州平曰：「愚性頗樂閒散，無意功名久矣；容他日再見。」言訖，長揖而去。玄德與關、張上馬而行。張飛曰：「孔明又訪不著，卻遇此腐儒，閒談許久！」玄德曰：「此亦隱者之言也。」

三人回至新野，過了數日，玄德使人探聽孔明。回報曰：「臥龍先生已回矣。」

」玄德便教備馬。張飛曰：「量一村夫，何必哥哥自去，可使人喚來便了。」玄德

叱曰：「汝豈不聞孟子云：欲見賢而不以其道，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。

孔明當世大

賢，豈可召乎！」遂上馬再往訪孔明。關、張亦乘馬相隨。時值隆冬，天氣嚴寒，

彤雲密布。行無數里，忽然朔風凜凜，瑞雪霏霏：山如玉簇，林似銀妝。

張飛曰：

「天寒地凍，尚不用兵，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！不如回新野以避風雪。」

玄德曰：

「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。如弟輩怕冷，可先回去。」飛曰：「死且不怕，豈

怕冷乎！但恐哥哥空勞神思。」玄德曰：「勿多言，只相隨同去。」將近茅廬，忽

聞路傍酒店中有人作歌。玄德立馬聽之。其歌曰：「壯士功名尚未成，鳴呼久不遇

陽春！君不見東海者叟辭荊榛，後車遂與文王親；八百諸侯不期會，白魚入舟涉孟

津；牧野一戰血流杵，鷹揚偉烈冠武臣。又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，長楫芒碭隆准公

；高談王霸驚人耳，輟洗延坐欽英風；東下齊城七十二，天下無人能繼蹤。二人功

跡尚如此，至今誰肯論英雄？」歌罷，又有一人擊桌而歌。其歌曰：「吾皇提劍清

寰海，創業垂基四百載；桓靈季業火德衰，奸臣賊子調鼎鼐。青蛇飛下御座傍，又

見妖虹降玉堂；群盜四方如蟻聚，奸雄百輩皆鷹揚，吾儕長嘯空拍手，悶來村店飲

村酒；獨善其身盡日安，何須千古名不朽！」

二人歌罷，撫掌大笑。玄德曰：「臥龍其在此間乎！」遂下馬入店。見二人憑

桌對飲：上首者白面長須，下首者清奇古貌。玄德揖而問曰：「二公誰是臥龍先生

？」長須者曰：「公何人？欲尋臥龍何干？」玄德曰：「某乃劉備也。欲訪先生，

求濟世安民之術。」長須者曰：「我等非臥龍，皆臥龍之友也：吾乃潁川石廣元，

此位是汝南孟公威。」玄德喜曰：「備久聞二公大名，幸得邂逅。今有隨行馬匹在此，敢請二公同往臥龍莊上一談。」廣元曰：「吾等皆山野慵懶之徒，不省治國安民之事，不勞下問。明公請自上馬，尋訪臥龍。」

玄德乃辭二人，上馬投臥龍岡來。到莊前下馬，扣門問童子曰：「先生今日在莊否？」童子曰：「現在堂上讀書。」玄德大喜，遂跟童子而入。至中門，只見門上大書一聯云：「淡泊以明志。寧靜而致遠。」玄德正看間，忽聞吟詠之聲，乃立於門側窺之，見草堂之上，一少年擁爐抱膝，歌曰：「鳳翱翔於千仞兮，非梧不棲；士伏處於一方兮，非主不依。樂躬耕於隴畝兮，吾愛吾廬；聊寄傲於琴書兮，以待天時。」玄德待其歌罷，上草堂施禮曰：「備久慕先生，無緣拜會。昨因徐元直稱薦，敬至仙莊，不遇空回。今特冒風雪而來。得瞻道貌，實為萬幸，」那少年慌忙答禮曰：「將軍莫非劉豫州，欲見家兄否？」玄德驚訝曰：「先生又非臥龍耶？」少年曰：「某乃臥龍之弟諸葛均也。愚兄弟三人：長兄諸葛瑾，現在江東孫仲謀處為幕賓；孔明乃二家兄。」玄德曰：「臥龍今在家否？」均曰：「昨為崔州平相約，出外閒遊去矣。」玄德曰：「何處閒遊？」均曰：「或駕小舟游於江湖之中，或訪僧道於山嶺之上，或尋朋友於村落之間，或樂琴棋於洞府之內：往來莫測，不知去所。」玄德曰：「劉備直如此緣分淺薄，兩番不遇大賢！」均曰：「少坐獻茶。」張飛曰：「那先生既不在，請哥哥上馬。」玄德曰：「我既到此間，如何無一語而回？」因問諸葛均曰：「聞令兄臥龍先生熟諳韜略，日看兵書，可得聞乎？」均曰：「不知。」張飛曰：「問他則甚！風雪甚緊，不如早歸。」玄德叱止之。均

曰：「家兄不在，不敢久留車騎；容日卻來回禮。」玄德曰：「豈敢望先生枉駕。

數日之後，備當再至。願借紙筆作一書，留達令兄，以表劉備殷勤之意。」均遂進

文房四寶。玄德呵開凍筆，拂展雲箋，寫書曰：「備久慕高名，兩次晉謁，不遇空

回，惆悵何似！竊念備漢朝苗裔，濫叨名爵，伏睹朝廷陵替，綱紀崩摧，群雄亂國

，惡黨欺君，備心膽俱裂。雖有匡濟之誠，實乏經綸之策。仰望先生仁慈忠義，慨

然展呂望之大才，施子房之鴻略，天下幸甚！社稷幸甚！先此布達，再容齋戒薰沐

，特拜尊顏，面傾鄙悃。統希鑒原。」玄德寫罷，遞與諸葛均收了，拜辭出門。均

送出，玄德再三殷勤致意而別。

方上馬欲行，忽見童子招手籬外，叫曰：「老先生來也。」玄德視之，見小橋

之西，一人暖帽遮頭，狐裘蔽體，騎著一驢，後隨一青衣小童，攜一葫蘆酒，踏雪

而來；轉過小橋，口吟詩一首。詩曰：「一夜北風寒，萬里彤雲厚。長空雪亂飄，

改盡江山舊。仰面觀火虛，疑是玉龍門。紛紛鱗甲飛，頃刻遍宇宙。騎驢過小橋，

獨歎梅花瘦！」玄德聞歌曰：「此真臥龍矣！」滾鞍下馬，向前施禮曰：「先生冒

寒不易！劉備等候久矣！」那人慌忙下驢答禮。

諸葛均在後曰：「此非臥龍家兄，乃家兄岳父黃承彥也。」玄德曰：「適間所

吟之句，極其高妙。」承彥曰：「老夫在小婿家觀《梁父吟》，記得這一篇；適過

小橋，偶見籬落間梅花，故感而誦之。不期為尊客所聞。」玄德曰：「曾見令婿否

？」承彥曰：「便是老夫也來看他。」玄德聞言，辭別承彥，上馬而歸。正值風雪

又大，回望臥龍岡，悒悒不已。後人有詩單道玄德風雪訪孔明。詩曰：「一天風雪

訪賢良，不遇空回意感傷。凍合溪橋山石滑，寒侵鞍馬路途長。當頭片片梨花落，
撲面紛紛柳絮狂。回首停鞭遙望處，爛銀堆滿臥龍岡。」

玄德回新野之後，光陰荏苒，又早新春。乃令卜者揲著，選擇吉期，齋戒三日，薰沐更衣，再往臥龍岡謁孔明。關、張聞之不悅，遂一齊入諫玄德。正是：高賢未服英雄志，屈節偏生傑士疑。未知其言若何，下文便曉。